

讀通鑑論

中

〔清〕王夫之 著

中華書局

〔清〕王夫之著

讀通鑑論

中冊

中華書局

溫相踵以謀逆，桓玄且移天步以自踞，然而遲之又久，非安帝之不知飢飽，而劉裕功勳赫奕，莫能奪也。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？宋文帝寵任諸弟，使理國政，牧方州，慮亦及此；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，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。嗣是而撥天位者如拾墜葉，臣不以易主爲慚，民不以改姓爲異。垂及唐、宋，雖權臣不作，而盜賊夷狄進矣。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，抑將以射肩諸陸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？法不可以守天下，而賢於無法。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。

諫必有專官乎？古之明王，工瞽、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，故周官無諫職，以廣聽也。諫之有官，自漢設諫議大夫始。晉初立國，以傅玄、皇甫陶爲之，唐之補闕拾遺，宋之司諫，皆放此而立也。諫有專官，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。雖然，古今之時異，而廣聽之與慎聽也，不得不殊；進言之迹同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，亦各有道；未可以一概論也。

古之民樸矣，農、工、商、賈各世其業；士之遊於庠序者，亦各有常學，不能修聞見，飾文詞以動當世。迨及戰國，教衰而人自爲學，揣摩當世之務者，競尙其說，縱之以言，則偏私逞而是非亂；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，而後無稽之言，不敢破聖道、紊綱紀，以焚主聽。則專官之任，亦未可謂盡非，時使然也。

諫官專立，職專諫矣。然非專諫於其官，而禁外此者之諫也。不淫聽於辨言，而不塞聽於偏聽；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，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。乃若聽之道，羣言競奏，而忠佞相殺，存乎君

之辨之，不徒在言者也。諫者以諫君也。邇聲色，殖貨利，狎宦戚，通女謁，怠政事，廢學問，崇佛老，修宮室，私行遊，媒威儀，若此者諫官任之。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，苟有言焉，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。即言之過，而固可無尤也。此外，人與政其亟矣。然而人之賢不肖，銓衡任之；政之因革，所司任之；雖君道之所必詳，而清諸其源，則是非著而議論一，爭於其流，則議論繁而朋黨興。貞邪利害，各從其私意，辨言邪說，將自此以起，固不可不慎防之。而廣聽適以召姦，尤明主所深懼也。

六以要言之，言而譏非乎我者，雖激雖迂，而不可忽也；言而褒貶於人，辨說乎事者，辨雖詳，辭雖切，而未可信也。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，而況君天下者乎！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，而主意昭宣，風尚端直，則羣言博采，而終弗使主父偃、息夫躬之流，矜文采以讎其姦邪。慎之也，即所以廣之也。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？

近者分諫職於臺省，聽亦廣矣。而六科司抄發之任，十三道司督察之權，糾劾移於下，而君德非所獨任，故詭隨忿戾，迭相進退，而國是大亂，則廣之適以廢之。黨人交爭，勢臣掣肘，將諫官之設，以諫下而非諫君乎？拂其立諫之經，而予以譖言之徑，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蠹賊。不專不慎，覆軌已昭，後世尙知鑒哉！

合衆圖三

晉始建國，立七世之廟，除五帝之座，罷園丘方澤之祀，合之於郊，皆宗王肅而廢鄭玄也。於是而知王肅之學，醇正於鄭玄遠矣。後世經學傳鄭氏，肅之正義，沒而不傳，則賈公彥、孔穎達之估專師而

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，使其狂逞如石勒、女直之爲，則其亡愈速，是遇陸抗者，兩基逢敵之難，而非易制於石勒、女直也。石勒雖驍，而志不及於江、淮，且未幾而國內大亂，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。女直雖競，而幹離不、撻懶、兀朮各懷猜忌，豕突鹿奔，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。使二子以道御兵，以信撫民，以緩制敵，垂之數十年，趙有冉閔之亂，金有完顏亮之變，以順臨逆，以靜待動，易於反掌矣。叔子之功，亦收之身後者也，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，部曲竄荏葦而憤起哉！故曰遜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。遜有雍邱之可據，而郭默、邵續之流，皆相倚以戴晉；澤有東京之可恃，而兩河忠義，皆相待以效功；與爲憤興，而不與爲固結，二子之志義尙矣，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。

晉書 五

用人與行政，兩者相扶以治，舉一廢一，而害必生焉。魏、晉其驗已。雖無佞人，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，而使亂不起；然而人心早離，樂於易主，而國速亡。政不苛而用佞人，其政之近道，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，然而國是亂，朋黨交爭，而國速以亂。

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，而以申、韓爲法，臣民皆重足以立；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，君弑國亡，無有起衛之者。然而魏氏所任之人，自謀臣而外，如崔琰、毛玠、辛毗、陳羣、陳矯、高堂隆之流，雖未聞君子之道，而鯁直清嚴，不屑爲招權納賄、驕奢柔諂猥鄙之行，故綱紀粗立，垂及於篡，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，則其效也。

晉武之初立，正郊廟，行通喪，封宗室，罷禁錮，立諫官，徵廢逸，禁讖緯，增吏俸，崇寬弘雅正之治。

術，故民藉以安；內亂外逼，國已糜爛，而人心猶繫之。然其所用者，賈充、任愷、馮勗、荀勗、何曾、石苞、王愷、石崇、潘岳之流，皆寡廉鮮恥，貪冒驕奢之鄙夫；即以張華、陸機、鍾錚自見，而與邪波流，陷於亂賊而慙不畏死；雖有二傅、和嶠之亢直，而不敵羣小之翕訛；是以彊宗妒后互亂，而氐、羯乘之以猖狂。小人濁亂，國無與立，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。

是用人行政，交相扶以圖治，失其一，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；古今亂亡之軌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。以要言之，用人其尤亟乎！人而苟爲治人也，則治法因之以建，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。魏之用人，抑苟免於邪佞爾，無有能立久長之本，建弘遠之規者也。孟德之智，所知者有涯；能別於忠佞之分，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；爭亂之餘，智術興，道德墜，名世之風逸矣。僅一管寧，而德不足以相致也。晉承魏之安處，時非無賢，而獎之不以其道，進之不以其誠，天下頽靡，而以老、莊爲藏身之固，其法雖立，文具而已。使二代之君，德修而勤於求治，天下羣趨於正，而豈患法之不立乎？宋太祖、太宗之所以垂統久長，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，庶幾尙已！

六

杜預欲短太子之喪，而曰：「君子之於禮，存諸內而已。」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！今有人焉，心不忘乎敬父，而坐則倨以待；情不恕乎愛兄，而怒則紆其臂；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？內外交相維，交相養者也，既飾其外，必求其內，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；欲動其內，必飭其外，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。今使衰麻其衣，疏糲其食，倚廬其寢處，然而馳情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，鮮矣！耳目制之，心不得而動

也。藉令錦其衣，肉其食，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，雖有哀慕之誠，不蕩而忘者，鮮矣！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。故先王之制喪禮，達賢者之內於外，以安其內；而制中材之外，以感其內。故曰：直情徑行，戎狄之道也。夫鳥獸之啾啾以念死，內非不哀，而外無所飾，則未幾而忘之矣；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，亦如是而已矣。

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，以其博文其不仁，六經之旨，且以之亂。諒闇者，梁菴也，有梁無柱，茅苴垂地之廬也，而誣之曰心喪。叔向之譏景王曰：「有三年之喪二。」謂之有喪矣，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，而誣之曰不譏除喪，而譏其燕樂之已早。預之存諸內者，誣聖欺天，絕人而禽之，猶曰君子之於禮，存諸內而已乎？故曰：「以禮制心。」心有存，而禮制之。其外無別，則內之存與不存，又奚以辨哉？邪說逞，人道息。凡今之人，皆曰：臣忠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，求其心而已。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。不仁哉杜預之言，以賊天下有餘也！

嵇紹可以仕晉乎？曰：不可。仕晉而可爲之死乎？曰：仕而惡可弗死也！仕則必死之，故必不可

仕也。父受誅，子讎焉，非法也；父不受誅，子不讎焉，非心也。此猶爲一王之下，君臣分定，天子制法，有司奉行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。嵇康之在魏，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，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，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。且康之死也，以非湯、武而見憚於昭，是晉之終篡，康且遺恨於泉下，而紹戴之以爲君，然則昭其湯、武而康其飛廉、惡來矣乎！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。

沈充以逆伏誅，而子勁爲晉效死。蔡仲之命曰：「爾尙蓋前人之愆。」沈勁克當之矣。紹蓋前人之美，而以父母之身，糜爛而殉怨，不共天之亂賊，愚哉其不仁也！湯陰之血，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，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，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？

八

魏、晉之際，有貞士曰范粲，較管寧、陶潛而尤烈，而稱道絕於後世。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，古今不知凡幾也！寧以行誼著，潛以文采傳，粲無他表見，而孤心隱矣。乃其亢志堅忍，則二子者未之逮焉。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，三十六年佯狂不言，卒於車中，子喬侍疾，足不出邑里，父子之志行，誠末世之砥柱矣。文采行誼無所表見，志不存焉耳。寧之不若此也，寧未仕漢，而粲已受祿於魏也。潛之不若此也，知晉之將亡而去之，不親見篡奪之慘也。故二子無妨以文行表見，而粲獨不可。難哉其子之賢也！晉賜祿以養疾，賜帛以治喪，而不受。嵇紹聞之，尙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，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！粲之所爲，難能也，非但難能也，其仁矣乎！

九

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，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。古之諸侯，皆自有兵，周弗能奪，而非予之也。其自周始建之國，各使有兵，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。郡縣之天下，兵皆統於天子，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，獨假王侯以兵，授以相競之資，何爲也哉？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？懲魏之虧替宗室，而使權臣乘之耳。乃魏之削諸侯者，疑同姓也；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，

疑天下也。疑同姓而天下乘之，疑天下而同姓乘之，力防其所疑，而禍發於所不疑，其得禍也異，而受禍於疑則同也。

嗚呼！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。天下皆以爲疑已矣，而孰親之？其假以防疑者，且幸已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，無可親而但相乘，於是而庸人之疑，終古而不釋。道不足於己，則先自疑於心，心不自保，而天下舉無可信，兄弟也，臣僚也，編氓也，皆可疑者也。以一人之疑敵天下，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，其愚不可瘳，其禍不可救矣。親親而以疑，則親非其親，尊賢而以疑，則賢非其賢；愛衆而以疑，則衆非其衆，夫何疑哉？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而已矣。交君子以道，給小人之欲，孤遊於六合，而荆棘不生，無有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。

10

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！齊王攸欲殺劉淵，王渾曰：「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。」其說是也。舍殺而無以馭之也，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。不殺淵而淵反，則咎王渾，殺淵而胡叛，則抑且咎齊王；舍本循末，兩俱有咎，而孰能任之？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，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事武備之緒餘，濟其姦而啓雄心，其禍久矣。淵卽死，若聰、若曜、若猛、若宣，挾怨以求逞，能且殺一人、夕殺一人，皆無罪而翦之乎？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，豈有幸哉！王濟欲任淵以平吳，縱虎自衛之術也。李熹欲發匈奴五部，假淵將軍之號征樹機能，此策之善者，而孔恂諫止之，何也？恂誠憂淵之叵測，抑必有術以制之，而但色

變於談虎哉？涼者，中國之贅餘也，河、湟之間，夷狄之所便也，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墟，卽割其地以安之，而淵之心戢矣。淵卽不戢，五部之心亦戢矣。馭得其道，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。卽其不然，我據蕭關以距之，其極逞也，亦但如元昊而止耳。孰如近在汾、晉之間，使我不軌之士民，教獠倭虎，河決魚爛於腹心乎？故知李憲之謀，非但以平樹機能也，實以斥淵而遠之也，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。一疑之，一畏之，無可如何而姑置之，淵且自危，且自矜，尤且自信也。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。嗚呼！晉之失政，賄賂已耳，交游已耳。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，孔恂、楊珧不得賄而基淵，故李憲之深識不庸。非淵之能亡晉也，晉自亡耳。

一一

傳咸之忠，荀勗之佞，判然別矣。而其議省官也，則勗之說爲長。故聽言者，不惟其人，惟其言而已矣。咸剛直而疾惡已甚，見閒曹之吏，或怠傲而廢功，或舞文以牟利，憤然曰：「焉用此爲，而以費農夫之粟，空國家之帑哉！」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，而徧衷以宰天下，天下又惡能宰哉！

古者方五十里之國，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，羣聚以上食於公，下食於民，而不憂其乏。天下之大，庶官僅供其職，而曰「公私不足」，此翁嫗之智，不出簞豆之間。故曰：徧衷以宰天下，天下弗能宰也。

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，固也；而君子野人，天秩之以其才，敍之以其類，率野人以養君子，帖然奉之而不斬，豈人爲哉？王者以公天下爲心，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塗爲道。故一事而分任之，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，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，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，乃使一藝、一經、一能、一力者，皆與於

君子之列，而相獎以廉恥。雖有莠稗，不盡田而芟刈，使扶良苗以長，但勿令耨苗之滋可矣。（漢書）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塗隘，力不任耕，志不安賤之士，未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，則且淫而爲姦富，激而爲盜賊。君子之塗窮，而小人之歧路百出，風俗汜濫於下，國尚孰興立哉！惟用人之塗廣，而登進之數多，則雖有詭遇於倖門者，而惜廉隅、慎出處之士，亦自優游以俟，而自不困窮以沒世。如其省官而員數減，則入仕也難，入仕難，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。數十人而爭一軌，苟有捷徑之可趨，雖自好者，不能定情以堅忍。而秉銓苟非其人，則自尊如帝，操吉凶也如鬼，託澄汰以爲壟斷，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，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。士氣萎，官邪興，流沔而無所立，即使傳咸任之，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，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！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婞婞以忿疾當世，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。（宋書）況其言曰：「公私不足，併官以務農。」則尤悖甚。爲吏者幾何人，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！有天下而汲汲憂貧，奪天所貴重之君子，使爲農圃之小人，以充府庫，非商鞅之徒，孰忍爲此哉！治天下有道，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。（荀勗）曰：「清心省事。」庶幾經國之弘猷，詎可以其人而廢之！

（漢書）賈充之力阻伐吳也，不知其何心，或受吳賂而爲之閒，或忌羊、杜、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，皆未可知；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，不但然也。（曹操）討董卓、勦黃巾、平袁紹，戰功赫然，而因以篡漢。（司馬懿）拒諸葛、平遼東、司馬昭滅蜀漢，兵權在握，而因以篡魏。充知吳之必亡，而欲留之以爲己功，其蓄不軌

之志已久，特畏難而未敢發耳。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，祜卒，舉杜預以終其事，充既弗能先焉，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，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，已秉國權，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，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，而已爲操、懿也無難。此其情杜預、張華固已知之，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。觀其納女於太子，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；曹操之妻獻帝，楊堅之妻周主，皆此術也。其謀秘，其姦伏，時無有摘發之者，而史亦略之。千載之下，有心有目，灼見其情，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？

嗚呼！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，而不早爲之防，求其免於亂也難矣。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，賈謐庸才，且非血胤，不足以爲司馬昭耳。不然，高貴鄉公之刃，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？一女子猶足以亡晉，充而在，當何如也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，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；石守信、高懷德之流，未嘗任弑君之惡也，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；變詐凶狠不知有名義者，君不可以爲臣，士不可以爲友。孫秀洒南嚮之涕，諸葛靚懷漆身之忠，晉弗能用焉，其不再傳而大亂，有以也夫！

秦滅六國而銷兵，晉平吳而罷州郡兵，未幾而大亂以亡。秦誓稱武王克殷，放牛歸馬；崤甲藥弓，示天下弗用，秦、晉與周將無同道，而成敗迥異，何也？紂之無道，虐加於民，而諸侯或西嚮歸周，或東留事紂，未嘗日尋干戈，競起爲亂也。天下之志相胥以靜，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與。及乎紂虐革，周政行，而皆仍故服，無與煬之，不待撲之也。戰國之爭，逮乎秦、項，凡數百年，至漢初而始定。三國之爭，逮乎隋末，凡數百年，至唐初而始定。安、史之亂，延乎

五代，凡百餘年，至太平興國而始定。靖康之禍，延乎蒙古，凡二百餘年，至洪武而始定。其間非無暫息之日，若可以定者，然而支蔓不絕，旋踵復興。非但上有暴君，國有姦雄，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，虔矯習成，殺機易發，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。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？故陳勝有輟耕之歎，石勒有東門之嘯，爭乘虛而思起。此兵之不可急弭者，機在下也。

且夫周之興也，文王受鈇鉞而專征，方有事於密、阮、崇、黎，而早已勤修文德，勤聖學，演周易，造髦士，養國老，采南國之風，革其淫亂，兒童嬉遊而撥茅苴，女子修事以采蘋蘩，未嘗投戈而始論道，息馬而始講藝也。優而柔之，以調天地和平之氣，而於兵戎之事，特不得已而姑試之，上弗之貴，而下且賤之，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，如此其至也。而後戎衣甫著，而弓矢旋毀，天下以爲實獲我心，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。秦之并六國，滅宗周，晉之篡魏而吞吳也，謀唯恐其不險，力唯恐其不競，日進陰鷙殘忍之夫，皇皇以圖弋獲，而又崇修奔欲，以敗人倫之檢柙，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，抑奢淫以啓天下之忌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，而畜其疆狁於艸澤，幸而兵解難夷，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，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。上無豫教，而欲飾治安於旦夕，召侮而已矣。此兵之不可急弭者，教在上也。

而自陶璜、山濤力排罷兵之議，從事後而言之，驗矣。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，尋兵不已，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？蓋亦求諸其本矣。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，商、周是也，道之馴也，聖人不

○據校記增。

人皆謂苦而思難免，帝王因循而難之，則難，書以對之一絲畢出，幾之對也。趙

作，待其敵之已極，人皆厭苦而思偃武，帝王乃因而撫之，則漢、唐以後之一統是也，幾之復也。庶幾商、周之治者，其唯光武乎？寇盜方橫，而獎道敦禮，任賢愛民，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，兵不待弭而自戢。然而黎陽之屯，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。不可謂水火之日，憂患不日，而日眾也。

一四

論劉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夫士苟有當世之略，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，雖非在位，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，何爲其祕之哉？而孰知其固不可也。言之不切，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；言之切而見用矣，天下測其所以然，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，如其不用也，則適以啓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。世稱書以具榮光文官。秦之扶六國，鄭崇聞晉之憂難而各異也，鄭淵得其不劍，代淵得其不難，日

之。漢、魏之際，羌、胡、鮮卑雜居塞內，漸爲民患，徙之出塞，萬世之利也。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，固且憂憤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。卽不用矣，後世且服其早識，而謂晉有人焉，此郭欽、江統所以慷慨言之，無所隱而論之詳也。故傳之史策，而後世誦之不衰。乃欽之言曰：「有風塵之警，胡騎自平陽、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、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馮翊、安定、上郡盡爲夷狄之庭。」其後劉淵父子、石勒皆踐其言，而晉遂亡。嗚呼！豈非郭欽之言教獯升木乎？劉宣、張賓之謀，皆師欽之智，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，非一日也。言之不用，而徒導人以亂矣。藉晉用之，因而下徙戎之令，羣胡知其畏己，而已有可乘之勢，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，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？晉書：關公、孫華、張衣人心風俗一變而不可正。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，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，則極言之而不嫌。言卽不用，猶不致啓戎心以增益

其惡。惡有忘屬垣之耳，揚於大庭曰：人將若何以加我，將若何以使我莫敵，我其終無如何哉？非其位也，謀不得而盡也，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。雖義激於中，而不敢快於一發，誠慎之也。孔子曰：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所以爲者不言也。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爲之日，況偶有所知者乎？

一五

西晉之亡，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。攸而存，楊氏不得以擅國，賈氏不得以逞姦，八王不得以生亂。故舉朝爭之，爭晉存亡之介也。雖然，盈廷而爭者，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。

攸之不安於國，武帝初無猜忌之心，荀勗、馮統聞之耳。勗與統，賈充之私人，非但佞以容身，懷鬻國異姓之心久矣。忌攸者，非徒忌攸，實忌晉也。攸之賢，固足以託國，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？卽微攸而晉固可存。漢、唐、宋之延祚數百年，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，而卒不可亂，無他，無姦臣之在側而已。劉放、孫資在魏主之奧窔，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。勗與統之於賈謐、楊駿，未知其誰屬，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，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。攸卽廢，晉不必亡；勗、統不除，晉無存理。修賈充之餘怨，則陰擯張華，排博士之忠言，而顯斥曹志，苟有圖存晉室者，小不惜官爵，大不惜軀命，揚於王廷，揭勗、統之姦，迸之裔夷，則不待交章訟攸，而攸固以安，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，而晉固以存。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，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。荀勗固曰：「陛下試詔齊王之國，必舉朝以爲不可。」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，尙口乃窮，攸之困，晉社之危，諸臣致之矣。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，不足言也。李熹、劉毅、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，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